



神秘的守护灵，千万不可骚扰，否则……

堂心子 著

异宅守护灵

灵异故事



珠海出版社



异宅守护灵

堂心子◎著

珠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宅守护灵/堂心子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8
(444异度空间·第9辑)

ISBN 978-7-5453-0274-5

I. 异… II. 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37734号

异宅守护灵

堂心子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7 字数: 550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74-5

定 价: 69.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444YIDUKONGJIAN

001/	序 章	
003/	第一章	初见凶杀
016/	第二章	古宅
032/	第三章	嫌疑人之死
049/	第四章	蛛丝马迹
065/	第五章	第五具尸体
081/	第六章	疑情
097/	第七章	血蚕
114/	第八章	古宅疑云
131/	第九章	嫌疑人二
148/	第十章	迷失
164/	第十一章	隐藏的记忆
180/	第十二章	神秘的魏嬷嬷
196/	第十三章	夜探古宅
227/	第十四章	真想

序 幕

深深的笑纹在嘴角划开，一个用力，尸体被扔进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随后是一堆堆枯萎的枝叶和泥土被倾倒入井中，一层一层地覆盖住，犹如包裹木乃伊的纱布般，直到确定尸体完全地被掩埋住。

夜幕低垂，入夜后的林间，一如往常地涌起了薄薄的水雾，随着微风的吹动，雾气像匹透明中带着朦胧的纱布，擦过枝梢，拂过叶脉，一点一滴、一分一寸，仿佛蚕食一样地吞噬了树木、林间、大地……直到笼罩了半个夜空，让这个夜看起来多了几分不安诡谲。

枝叶颤动，几只停驻在枝梢的夜鸮振翅飞去，紧接而来的，是沉重的脚步踩在又干又皱的枯萎枝叶上，发出了沙沙声响，频率越趋密集。

不一会儿，远处出现一抹人影，步履显得异常蹒跚，仔细一瞧，只见他弯着腰身，赧起的手臂拖着一具尸体，一步一步走向林荫的更深处……

夜，越来越深，雾气越来越浓，那人的脚步也随之加快，在林间完全弥漫着水雾前，他终于在一株大树前停下脚步。

大树旁约几步的距离处，有一口古井，那井看来已废弃多年，红砖砌起的井沿上已布满了青苔，似披了件绿衣，每到干季，则会显出怪异的褐红，乍看之下，就像一口布满了干涸血渍的水井。

“你终于来了，打算怎么处理？”古井旁站了个人，那人穿了件灰黑色的连帽运动外衣，此刻，帽子被高高地拉起，盖住了他的头顶，看不清五官。

“能怎么处理？”拖着尸体的人松开了手，将尸体弃于一旁，终于能挺直腰身。

“埋了吧！”站在井边的人说道，仍旧见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埋？那……岂不可惜了？”哼笑了一声，拖着尸体的人看了眼地上那具

被敲破了头的尸体，干涸的血液遮住了他半边面容，也染红了黑底白点的衣襟。

“可惜？”站在井边的人也往地上的尸体看了眼，“不，我想一点也不，反正已经不能用了，尽早处理掉，绝对是正确的。”

“那……抛到井里吧？”勾了勾嘴角，拖着尸体的人笑着说。

“也可以。”站在井边的人没移动脚步，似乎一点也不打算帮忙，“不过，千万要记得处理得干净漂亮些，这一带可不是只有我们会来，万一让人发现，会有何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说着转身打算离去。

他走了一步又停下，“之后的事，我会做好安排，希望新的人能让我们都感到满意。”

“你也一样。”拖着尸体的人弯下腰，双手奋力一抓，将尸体的肩抬高些，顺势拖到古井旁，他顿了下，抬头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

“希望我们都能够让彼此满意。”说着，深深的笑纹在嘴角划开，一个用力，尸体被扔进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随后是一堆堆枯萎的枝叶和泥土被填入井中，一层层地覆盖住，犹如包裹木乃伊的纱布般，直到确定尸体完全地被掩埋住。

“腐朽吧，溃烂吧，和那些泥土枯叶一样，永远地成为井里淤泥的一部分吧！”

第一章 初见凶杀

离他们不远处，一株长得挺茂盛的水笔仔树下躺着一具女尸，由于尸体泡过水，据法医的初步判定，已死亡超过六七天，目前尚无法断定年龄，但令人感到恐怖的并不是尸体肿胀的程度，而是那一张几乎可以说是血肉模糊的脸。

01

天空很蓝，蓝得诡异而不协调。十二月天空不是该灰蒙蒙一片，偶尔飘着丝丝细雨？怎么说都不该是晴空万里。

站在便利商店前，叶枫棠抬起头来望了眼天空，过于蜇人的阳光令她目眩，忍不住要抬手遮去日晒，这时一道阴影笼罩了她。

“Syrup！”

声音发源于那个阴影，谈不上悦耳，却很独特，像让人微醺的醇酒。在叶枫棠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嗓音，而且也只有那个人会喊她 Syrup。

“周玮！”叶枫棠叫出口。

好多年了吧？从她高一那年，学校发生了恐怖连续杀人事件，她和周玮侥幸逃过一劫，之后，周玮就转学了，从此，两人没有再见过面。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光线在周玮背后晕开，很亮，亮得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呢？”叶枫棠声音中带着笑，揉揉双眼，试图看清楚多年不见的好友。

“听你这么说，好像是挺怀念我的喽？”看似一句玩笑话，然而在周玮温沉的嗓音中，却可听出浓浓的严肃味。

严肃味？叶枫棠摇摇头，甩掉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奇怪想法。

周玮怎会有严肃味呢？

认识他那么多年，就算之前两人失去联系近十年，但依她对她的了解，他这个人天生爱搞笑，只能说是风趣幽默，绝对绝对和“严肃”两个字搭不上边。

“怀念？”叶枫棠哈哈地笑着，“当然了，我们是什么交情？”

如果不是性别不同的关系，她觉得他们绝对可以结拜。

“我们是什么交情？”仿佛在复诵她的话，但周玮却突然出手，力道猛烈地搭上了叶枫棠的双肩，从他手掌上凸起的血管，可见他情绪的激动，甚至抓疼了她的肩。

叶枫棠吓了一跳，为他突来的动作，倏地抬头，正巧对上了他的眼——那是一双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眼瞳中明明该是黝黑的瞳仁，此刻却跳动着猩红的火焰，火焰中有扭曲的细影舞动，像一条条狰狞的小蛇，小蛇痛苦的模样，似在呐喊也像是蓄势待发，张牙舞爪地吐着舌信。

“我……”叶枫棠瞪大双眼，面露惧色，心里一再告诉自己，她百分之百是眼花了。或者是天气太热，中暑了也说不定。

心里才这么想，接下来的一幕却吓得叶枫棠差点跳起来，转身拔腿就跑。

天啊、地啊……她颤抖着，伸出原本捂在嘴上的手，抖个不停地指向周玮。

只见周玮原本雪般洁白的眼白，刹那间充血，染红了眼白，与黝黑瞳仁中的猩红呼应，狰狞的小蛇在刹那间从血红的液体中钻了出来，分岔的舌信似两只飞蛾的触角，一会儿探向左、一会儿伸向右，浓滑的血液咕噜咕噜地由小蛇钻出处汩涌了出来，那黏黏稠稠的模样，让人忍不住联想到扑鼻的腥臭味。

叶枫棠蓦地抬起一手捂住嘴，这一次不是因为要掩住尖叫声，而是一股由腹腔直接上冲的呕吐感。

呕了一声，叶枫棠差点吐出来，但随着呕声传出，她发觉天空突然间变黑了，甚至夸张地伸手不见五指。

怎么了？怎会才一转眼，方才的蓝天就已消失，那万里无云遮掩的热辣太阳，又到哪去了？

叶枫棠动也不敢动，胸口好闷，闷得她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感觉就快晕倒了……

看着周玮眼里的小黑蛇在左眼泪涌出的鲜红血液中缓慢蠕动，掠过鼻梁骨，爬向右眼，然后——右眼球咚地一声掉了下来。

“啊！”终于忍不住，叶枫棠尖叫了出来，脸色瞬间转为青紫。

“Syrup、Syrup！”加在她肩上的力道骤然减轻，改为摇动，“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然而仅仅只是一个摇晃的动作，叶枫棠一个眨眼后，方才所见的一切全都不见了。

是周玮，摇动她双肩的人是他。

而他，就如她记忆中的一样，身材高高的、瘦削的，脸上则挂着一贯温文儒雅的表情，还有令她怀念的淡淡笑容。

她终于看清楚他的脸，和他脸上的神情，是因为角度的关系，亦或是光线，才导致方才的恐怖错觉？

叶枫棠忍不住抬头又望了眼天空——阳光依旧、蓝天依旧，这一刻，她几乎确定了，方才所看到的一切，果然是幻觉。

摇摇头，她勉强地挤出笑容，“我还好，我……”

“对不起！”说不上突兀，但周玮却抢了她的话，“或许是我太激动的反应吓到了你。”

叶枫棠觉得不好意思，赶紧摇头，“什么嘛，我哪可能那么容易被吓到？我的胆子有多大，你又不是不知道，更何况对象是你。”

她的话让周玮笑了出来，“瞧你说的。”停顿了下，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虽然你这么说，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方才我的反应确实太激动了，这种情况连我自己都觉得困扰，还因此到医院去求诊呢！”

“噢？”叶枫棠显出惊讶的表情。

周玮抬手不好意思地搔搔头发，“其实这一年来，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

“什么事？”叶枫棠张大双眼，直觉地问。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居然严重到让周玮去向医生求助。

周玮看着她，嘴角勾起有点无奈的笑，“我们要继续在这里谈吗？”两人还站在便利商店的门口呢！

叶枫棠骤然惊觉，是呀，他们竟然站在便利商店门口就这么聊了起来，感觉上有点像那些喜欢到处聊人八卦的三姑六婆。

“我请你喝杯咖啡如何？”她说。

“求之不得。”周玮给予她一记灿烂笑容，就如过往，一点也没变，至少在叶枫棠的记忆中，他一直是笑得这样灿烂。

度空间 >>异宅守护灵<<<<<<<<<<<<<<<

讶。

怎会突然跑出个父亲来，而且还说在三个月前过世？

周玮似乎一眼看出她的心思，“三年前，我父亲找到了我。”

还想说你什么时候跑出了一个父亲来呢！”

闻言，周玮脸上的阳光骤然消失，转为阴沉。

一时忘记不该再谈你的伤心事。”

叶枫棠真想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一记，怎么搞的？今天怎么专挑不该说的话。

“没关系！”脸色一转，笑意重回周玮脸上，“是我自己需要控制情绪。没办法，这三个月来，或许是我太忙了吧，感觉压力太大。”

不知如何接话，叶枫棠只好嘿嘿一笑带过。

“这是我的名片。”周玮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递上前。

这个……那个……周玮，你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称，该不会刚好是那家上市公司，有许多人都看好，还说未来获利绝对能达到百分之两百的公司吧？”

最可怕的还不单单是公司的名字，还有周玮的职称——董事长！

但怎么说也只比她大了两岁，算算也不过二十八岁，却已独当一面，扛起几百员工的家计。

这只是因为我父亲过世了,我又刚好是唯一的继承人,不由我接手,又能找谁?”

“那可要周董你多多关照了。”

她的搞笑功力不变，周玮好笑地哼了声，“我不罩你，罩谁呀？”

“对了，你呢？”话锋一转，转到叶枫棠身上。

高中转校之后，他就与她断了联系，不知道这几年她过得怎么样？

“算一算，你也大学毕业一两年了吧？现在在哪儿高就？”叶枫棠掏出口袋里的名片匣，取出一张往前递，“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实习，不过还算是半个菜鸟。”

看着名片，周玮的双眼一亮，“你真考上了医学院？”

叶枫棠挺起胸膛，有点得意，“是呀！不过可累得我半死。因为你转学后，我生了场重病，病好后已经跟不上学业进度，所以又重读一年高一，四年的高中生活，我几乎像书呆子一样，整天埋首在书堆里。”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周玮会意地笑着。

“是呀。”叶枫棠与他相视一笑，“不过我没上台大，以我的成绩，还是仅能上二三流的医学系。”

02

台北淡水河出海口红树林区。

一早，天刚亮，原本清静只有招潮蟹爬行、水笔仔漫生的湿地，被重重围起了封锁线，几部警车停在不远处的车道旁，围观的民众没人敢越雷池一步，封锁线内，警员、法医和便衣刑警靠在一起讨论案情。

离他们不远处，一株长得挺茂盛的水笔仔树下躺着一具女尸，由于尸体泡过水，据法医的初步判定，已死亡超过六七天，目前尚无法断定年龄，但令人感到恐怖的并不是尸体肿胀的程度，而是，那一张几乎可以说是血肉模糊的脸。

然而，它看起来又不像被刀刃之类的锐器伤过，反而像是从内部被自然地撑开、肿胀，导致肌肉爆裂。或是有什么生物从其嘴巴、颅腔中强力地挣开包覆的肌肤，造成死者严重毁容，眼球甚至爆凸在外，还有一股浓臭的黑液不断地由空洞的眼眶中流出。

“呕……”呕吐声传出，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员不知是吐了第几回了。

“把他带到旁边去吧！”瞄了那名警员一眼，身着便衣的巫翼飞双手抱胸，微掀嘴角朝一旁跟着的警员喊。

“是，巫学长。”学长学弟的相称，在警界来说很平常。

巫翼飞身旁一个菜鸟警员搀扶着同事暂且退到封锁线外。巫翼飞注视着他的背影一会儿，直到两人的身影渐远才拉回目光，有感而发，“现在这种胆大的菜鸟已不多见了。”

他注意到了，那个警员好像一次都没吐。一边蹲在女尸旁，手上戴着透明胶质手套，脸上覆着口罩，穿着医师白袍，有着一头白发的男子抬头看了巫翼飞一眼。

“光有胆子没脑子，有什么用？”

他的话让巫翼飞哈地一笑，“老尹呀，你好像对我的话很有意见？”

“意见？”被唤老尹的尹启雄突然站起身来，左右手互拉脱下手套，走到一旁，拉下口罩，从白袍的口袋中抽出烟盒，挑起一根含上嘴，“记得多年前，你刚由警校毕业的时候，比他还有胆。”他意有所指，也望了那名退下的警员一眼。

巫翼飞跟在他身旁，两手抱胸，一脸不在乎，“你的意思是说，有胆没有屁用，有办法升官才是重点？”

尹启雄用手指夹开嘴上的烟，“你这小子脑子不笨嘛！”

“我本来就不笨。”他，只是不屑做。

与他对上眼的时候，巫翼飞还是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

尹启雄说得一点都没错，与他同期毕业的同窗同学，升上了局长、分局长的大有人在，唯独自己还待在刑事组里奋战，这问题全出在他的坏脾气，还有改不掉的那吊儿郎当的死性子。

“人呀，有时别太执著，执著过度容易走火入魔。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如果坚持着自己的看法，最后受苦的只会是自己。”

“像你一样？”巫翼飞不领情，他真的认为当一辈子的便衣刑警，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难不成要像老尹一样，虽然是载誉归国的医学博士，丈人还是某医学院的院长，自己却仍执意当个法医，每天和一具具冰冷冷的尸体相处。

巫翼飞的话堵住了尹启雄到口的劝说，一时间，气氛变得有点怪。

搔搔发，巫翼飞顿觉不好意思，收起痞痞的笑容，走到他身旁，拍拍他的肩，硬是转了话题：“怎么样？和上一次的情况一样？如果是他杀的话，我会尽可能让我上头的老大答应并案处理。”

看着指间跳动的红点，尹启雄抬起手来，深吸了一口，随着烟圈吐出，他也松口：“虽然找不到任何致命的外伤，但很明显地可以断定为他杀，而且极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巫翼飞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尹启雄伸过一手来，搭住他的肩，“这个案子很邪门，背后一定不简单，你最好小心一点。”这是他的忠告。

今早发现的这具女尸，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三具了，同样死得非常离奇——尸体肿胀，面目全非，两个眼球爆凸，好像有极可怕的东西从里头爬出来，整张脸就像被什么东西给撑开了。

“我会的。”反伸过来一手，巫翼飞拍拍尹启雄的肩，“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像放屁，说过了就忘，你别太在意。”

朝着他一笑，尹启雄将手上的烟塞到巫翼飞的嘴里，顺便在他胸口槌了一记。

巫翼飞没回手，也不在意嘴上的烟是他抽过的，深吸了口，朝着天空吐出一阵烟圈。

“看来，又有得忙了，要让我抓到这个变态凶手，不揍死他，老子从今以后就不姓巫。”

尹启雄因他的话呆住了几秒，随即哈哈大笑了出来，边笑边摇头，“牛就是牛，我看让你绕世界一圈，也还是牛！”

巫翼飞一点也不在意他的话，“解剖之后有什么新的消息，记得赶快通知我。”

03

“周玮、周玮。”

叶枫棠绝对没料到会在一周内两度巧遇周玮，但有别于上回两人的擦身而过，这一次她只来得及看见他的背影，只好紧跟在后喊着他的名字。

周玮腿长脚步快，叶枫棠追不上他，才想着要放弃，反正来日方长，一转身，却见到一个护士从走道的一端急急忙忙跑过来，边跑还边喊，“周先生、周先生……”看来是追不上了，护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周？”叶枫棠上前，一眼就认出了护士是精神科陆医师的随诊护士，姓张。“Miss 张，你是在追周玮吗？”叶枫棠猜。

“咦？”Miss 张停下脚步，微讶地看了看叶枫棠。

“叶医师你……”怎么会知道？

“喔，我和周玮是老朋友了，方才转身一看到他，本想和他打招呼的，但

是他走得太急，我没追上。”

“原来如此。”Miss 张笑笑，低头看了眼手中的便条。

“周玮来看诊？”她没探人隐私的嗜好，纯属反射地问。

“呃。”Miss 张的目光从便条上移开，落在叶枫棠脸上，摆明了告诉她，不能泄漏病人的数据和情况，是最基本的医德。

发觉自己的话唐突，叶枫棠愣了几秒，尴尬地笑笑。

“我不是想问什么，只是很纯粹地想，若是周玮遗漏了什么东西没拿，我能顺便带过去给他。”说完，叶枫棠在心中骂了自己几声：菜鸟医生就是菜鸟医生，干嘛站在这儿跟一个护士解释半天？

她的解释让 Miss 张很意外。虽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跩得二五八万似的，但至少一半以上吧？别说解释了，他们甚至不会和护士谈太多私事。

想了下，Miss 张正要开口，精神科的陆医师刚好走过来。

“Miss 张，怎样？有追到周先生吗？把东西交给……”陆正光连问了几个问题，才发觉了 Miss 张身旁的叶枫棠，“学妹，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陆医师，我没追到人。” Miss 张说。

“嗨！陆学长。”叶枫棠朝着陆医师挥了挥手，两人毕业于同一所医学院，陆正光整整比她大了三届。

“怎样？实习还习惯吧？”

叶枫棠笑笑，“还好。”

“要加油喔！”陆正光伸出一只手，拍拍叶枫棠的肩。

“对了，Miss 张，你说没追到人？”陆正光转看呆站在一旁的 Miss 张，才想起了要她出来追周玮的事。

Miss 张朝着他点头坦承没追到人。

“算了，你先回诊间，现在刚好没病人，我去喝杯咖啡就回来。”陆正光对着 Miss 张说。

Miss 张应了声是，转身往门诊室的方向走。

“学妹，怎样？有空陪我喝杯咖啡吗？”Miss 张一走，他对着叶枫棠说。

“好呀。”看了眼手上的表，叶枫棠答应得爽快。

“那就走吧！”陆正光笑着先迈出步伐，叶枫棠随即跟上。

几分钟之后，叶枫棠清清嗓子问道：“陆学长，那个……周玮是你的病人？”

“是呀！”陆正光没停下脚步，语带微讶地转过脸来看她，“怎么，你认识他？”

“嗯！”叶枫棠老实地点头，“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之前虽然失去联系了几年，但前几天又遇到，还聊得颇投机，没想到今天又……”

“他是知名企业的负责人，这类年轻的企业家免不了都会有压力过大、头疼的毛病，我开了处方给他，但他却连拿药都来不及，一通电话后就急忙走人。”陆正光打断了叶枫棠的话，耸肩无奈地说。

“他……”叶枫棠想了下，还是忍不住问，“不是第一回来看诊了吧？”

“嗯！”陆正光不以为然地点头。

“情况严重吗？”叶枫棠颇担心好友。

“放心吧，我不是说了？纯粹只是压力的问题罢了，每个人都是如此。在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学习、接受，或是承担某些责任时，不管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会遭受到一些压力。生理上的疲累只要休息过了，就会恢复，但如果长期下来，某一部分的压抑还是会转移至心理上，我想就是所谓的潜意识逃避作用。

大部分的人都会自我调节过来，尤其是找像我这类的精神科医师详谈过的病患，释压的状况会更快，所以再过一阵子，我想周玮就会没事了。”

“那就好。”听学长这么说，叶枫棠总算放心。

“陆学长，这样吧，周玮的处方单能不能交给我，我去帮他拿药好了，晚一点我离开医院的时候，顺道把药送过去给他。”

陆正光深深看了她一眼，“当然没问题。”

电梯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往下跑，电梯里的气氛说不上紧绷，但是容易让人感到无力，因为在医院里的关系，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不知运送过多少病患、存在着多少病毒、见证过多少死伤家属的血泪、又飘荡着多少心存羁绊的灵魂，大家的脸，几乎都是冷默着，除了伸手按楼层键，沉默成了这密闭空间中每个人最佳的写照，无力则像只恶鬼的利爪，紧紧地揪住大家的心口。

“呼！”深深吐出一口气，这是叶枫棠每回走出电梯第一步的习惯性动作。

巧合地，口袋中的手机也刚好响起，调匀呼吸，她由口袋中掏出手机，走动的双脚没停下，越过医院的大厅，笔直朝院外走去。

“喂！我是叶枫棠。”她说。

“Syrup，是我。”电话那端的人似乎因为没料到她会快速接通电话而微愣。

“是呀，是我，有觉得很意外吗？”

她的玩笑话让电话那端的周玮静了几秒，旋即哈地一笑，“Syrup，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开玩笑。”

看看天边的夕阳，她只有四个小时自由时间，晚上还得回医院值夜班。

“你想吃什么？”听周玮的口气，好像看得到她？而不是透过电话线？

“Syrup 的命令，我会当成是皇后的懿旨，当然一定办到。”周玮口吻笃定。

他的话让叶枫棠一愣，像有点被吓到，但随即又摇了摇头，哈哈地笑了出来。

“开玩笑的，你别用这么严肃的口吻回答好吗？会让我误以为……”误以为他对她有意思呢！搞什么嘛，两人是无话不聊的哥儿们，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才来搞暧昧，会不会太慢了些！

“误以为什么？”周玮抓住她的语尾。

“误以为你大老板心情好，拿我开玩笑。”停下脚步，叶枫棠来到大马路边，抬头看着前方亮着红灯的交通号志，巧妙地转了个话题，“喂！不跟你说笑了，我今天在医院里见到你，在后面喊你，你理都没理我。”

“有这种事？”

“嗯！”绿灯亮起，叶枫棠迈开脚步继续往前走，“先说了，我不是有意窥探你的隐私，是因为我听见了 Miss 张喊你，才知道你是来医院看诊，而且你忘了拿药，所以我顺便帮你领了，还有你的健保卡也在我这儿……”

“所以我请你吃麦当劳。”突来的声音吓了叶枫棠一跳，当然还有笼罩着她的身影和周玮脸上的笑。

“周玮。”她完全无法置信，他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周玮挂断手机通话，缓慢抬起一手挥了挥，朝着她打招呼。

“我拨电话给陆医师，他跟我说你帮我拿药了，所以我就赶过来了，碰碰

运气，看来运气还不错，你刚好下班。”淡淡几句带过，说明了他的出现，“走吧，麦当劳，多么容易打发的要求呀！”

边说，他还边笑，换来叶枫棠不服气的一记瞪视，“你别以为这样就是还了我人情，吃麦当劳不过就是抵掉了我帮你拿药的钱罢了，改天你得请我吃大餐，我才肯让你抵掉我在药房前帮你排队领药的人情。”

“是、是！”周玮无话可说了，干脆大方应允，“不如这样吧，改天放假时你到我家来作客，你想吃什么，我都让我家的厨师帮你做。”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他爽快地拍胸脯保证。

于是两人约定好，在叶枫棠下一回放假时，到周玮的家中去拜访。

04

解剖室里，空气中飘荡着浓烈得让人觉得恶心的腥臭味。

巫翼飞站在窗边，径自抽着烟，窗子被拉开一道小缝隙，整个解剖室里无处幸免，全充斥着血的气味，而他却无动于衷。

该说他是个怪胎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看过太多尸体，早习以为常，麻木了。

尹启雄脱下手套和口罩，手上端着一个不锈钢的盘皿，里头装着一样由死者眼中取出的东西。

他来到巫翼飞身后，“几乎可以断定，和前两个案子的死者的死亡方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相似度。”

停下抽烟的动作，巫翼飞的眉间显出了疲态。

“喔？”从发现这具尸体开始，整整二十四小时了，他连床都没机会沾一下，更别好好睡上一觉，“那……死者的年龄呢？可以断定了吗？”

“大概是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说着，尹启雄同时将手中端着的不锈钢盘皿往前一推，推到巫翼飞眼前。

“什么东西？”他的注意力落在钢盘上。

“目前我还无法断定，唯一能跟你确定的是这东西是由死者的左眼眶里取出来的。”一想这东西如果是塞在眼眶里，也就是说藏于眼球之后，那么死者的眼珠会爆凸而出，就找到了最合理的解释。